

# 语用学与语篇研究的互动关系\*

田海龙

(天津商学院 外语系 天津 300400)

**摘要:** 语用学和语篇研究都曾被认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甚至被认为彼此相互包容。本文对以上观点提出质疑,并从语用学和语篇研究的渊源、性质、研究对象三方面考察语用学和语篇研究的特点,指出语用学和语篇研究的关系不是相互独立,也不是相互包容。语用学和语篇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二者相互兼容,呈现出相互渗透的态势。

**关键词:** 语用学; 语篇研究; 互动关系; 相互渗透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01)02-0003-06

**Abstract** 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studies have been viewed as independent fields respectively, each claiming its inclusion of the other. This viewpoint is challenged in the present article. 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studies, explored here in terms of the origin, the nature and the objects concerned, are found not to have relation of an independence of inclusion type, but a relation of interaction. 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studies are integrating with each other in their development.

**Key words:** pragmatics; discourses studies; interactive relation; integrating

## 1. 问题的提出

关于语用学和语篇研究的关系问题,已有论述(廖秋忠,1991)。本文重提这个问题,进行必要的讨论,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1) 2000年3月在Discourse Studies List上展开了一场关于语用学和语篇研究关系的讨论。问题由一个叫Dominique de Voghel的人提出,很快有包括Van Dijk在内的十几人参加进来。参与者都是国外学者,虽然他们观点各异,但都表现出对这个问题的浓厚兴趣。从讨论的内容来看,语用学和语篇研究的关系问题并未解决,仍需进一步研究。

2) 国内学者对语用学和语篇研究的关系问题也各持己见。语用学被认为是语言学研究中一个成熟的、相对独立的分支(俞东明,1998),而话语研究也被认为是一门新的独立学科(徐纠纠,1995;黄国文,1988:1)。研究语用学的人认为语用学包括语篇

研究,而侧重语篇研究的人又认为语篇研究包括语用学。观点如此不同,探究其真谛实属必要。

3) 语用学和语篇研究近十年的发展都表现出一些新的倾向,在二者关系方面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动态。研究这些新动态,无疑会促进我们的研究工作。

## 2 关于语用学和语篇研究关系的两种观点

语用学(Pragmatics)这一术语在语言学界的用法比较统一。语篇研究这一术语则有多种变体,国外使用的术语有:Discourse analysis, Text linguistics, Text grammar, Discourse studies;汉语的表述有:篇章语言学,话语语言学,话语分析,篇章分析,语篇分析,会话结构分析,语篇研究等等。这些术语虽各有所侧重,但从宏观上看大同小异,本文采用“语篇研究”这一术语概括之。

关于语用学和语篇研究关系问题,现存的观点中有两种比较典型,一种认为语用学包括语篇研究,

\* 北京大学高一虹教授曾阅读本文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见,作者对此表示感谢。

另一种认为语篇研究包括语用学,这两种观点可用下图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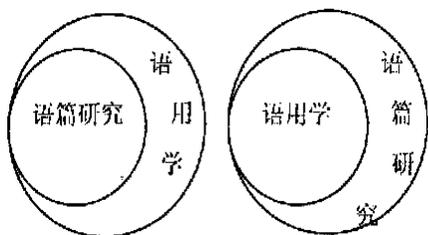


图 1: 语用学和语篇研究关系的两种观点

### 2.1 语用学包括语篇研究

语用学的理论著作要数 Levinson (1983)。在这本书中,他在论述了所指、会话含义、预设、言语行为之后,专辟一章论述会话结构。Levinson 是在语用学的框架之内讨论会话结构,他非常强调实际运用中的语言。正因为如此,他使用“会话分析”这一术语,而不用“话语分析”的术语,认为话语分析虽然将分析的单位扩大到句子以外的篇章,但还是带有篇章语法学家的痕迹,缺乏对语言应用的重视 (1983: 288)。可以看出,尽管他不赞成使用话语分析这一术语,还是把会话结构这样的语篇研究的课题放在语用学之内进行研究。

我国较早论述语用学的文章“语用分析说略”(范开泰, 1985)也将语篇研究包含在语用学之内。范文指出语用分析大致包括话语结构分析,心理结构分析,信息结构分析,语气情态分析和言外之意分析,其中话语结构分析和信息结构分析就是语篇研究的内容。

语用学经过其 20 年的发展,至今仍被认为包含语篇研究的内容。钱冠连 (1997: 11) 虽然“不赞成语用学固定在几个基本的分析单元上”,并且将语用学解释为人文网络言语学,但他也是将语篇研究包含在语用学之内。他将语用学的定义分为窄式和宽式两种。窄式定义为: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者是如何在附着于人的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对多于话面(字面)的含义作出解释的。宽式定义为: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者是如何在附着于人的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理解并运用话语的。他将篇章分析和会话结构分析归入宽式语用学。并且将“多于话面的含义”分为会话含义和语篇含义,

指出后者在国外放在“语篇分析”这个题目之下研究。这样,无论窄式还是宽式语用学,都包含语篇研究的问题了。

### 2.2 语篇研究包括语用学

和以上侧重于语用学研究的观点不同,侧重于语篇研究的学者认为语篇研究是一个更大的范畴。沈家煊 (1998) 在论述话语语言学时,认为在其研究领域上的范围上有一点一致的认识:1) 研究超出句子的语言体,2) 研究在实际环境中的语言。前者叫做篇章分析,后者叫做语用学。显然,语用学在这里被包含到语篇研究的范围里了。持这种观点的还有 Van Dijk。他认为,言语行为和其它话语行为,像语用学最初研究的在一定语境中使用的句子或命题一样,也常以有序的序列出现在篇章和会话中。所以,他强调,无论什么语用学,它总是需要以语篇为基础的 (Van Dijk, 1999: 377)。Givon 和 Thompson 也认为语篇研究包括了语用研究。“他们认为篇章话语是研究实际运用中的语言,研究篇章话语就是研究语用及源于语用因素的结构规律。”(徐纠纠, 1995: 16)

以上两种观点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语用学家和语篇研究家在各自研究领域的侧重。由于语用学和语篇研究有着共同的课题,所以,语用学家和语篇研究家如果不将某些分析单元或课题包括近来,恐有挂一漏万的嫌疑,因此,甘愿“和别的学科相互覆盖,引起别的学科的‘歧视’”(钱冠连, 1997: 11)。然而,他们却忽略了语用学和语篇研究在渊源、性质以及研究对象方面各自存在的特点。

## 3 语用学和语篇研究各自的特点

### 3.1 渊源方面

#### 3.1.1 语用学源于哲学家对语言问题的研究

长期以来,语言不仅为语言学家所关注,也为哲学家所关心。到 20 世纪初,语言学家关注的是语言的结构问题(如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而哲学家关心的是言语的真假意义问题。例如,“It is cold here”这句话,哲学家认为如果真就就有意义,如果假就没有意义。哲学家的这种关心到 30 年代发展过盛,形成一种教条,以至于认为不论什么句子,只要未被证明是真,都不表明任何意义。Levinson (1983: 227) 称其为“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Austin 正是从批评这种认为逻辑—语义的真值条件是语言理解的中心的观点出发,开始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田海龙、苑春鸣, 1999)。

Austin 将言语分为“有所说之言”和“有所为之言”。他把“有所为之言”的句子称作“实施行为句”，简称“施为句”(performatives)，表示以言行事；而把表达“有所说之言”的句子称为“表述句”(constatives)。表述句有真假之分：施为句只讲究合适的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而无区别真假意义的必要。他认为，人的言语除了报告真值条件以外，还有行事的功，即说话就是做事。人们说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报告真假，而是通过说话来做事(如命令)和影响别人做事。这种把言语当成行为方式来研究，是从一种新的角度来研究语词意义，来研究说话人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钱冠连(1999a)称这就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目的。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钱冠连，1999b)。除此以外，语用学界所熟悉的舍尔的间接言语行为说，Grice的“非自然意义理论”和“会话含意”学说，其产生都是源于哲学家对语言问题的研究(熊学亮，1999: 40-49; 钱冠连，1999a)。

西方哲学研究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论的转向(俞东明，1998; 钱冠连，1999)。哲学家研究语言是试图通过研究语言来研究存在，研究思想与世界。Austin 在哲学轨道上对语言的研究，实现了哲学从认识论到语言论的转向。“哲学的‘语言性转向’(第二次转向)，以词语的意义为中心课题所作的研究(从种种意义观切入，引用了说话人意图、言语行为、语境等等)客观上推动了语用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钱冠连，1999b)。

### 3.1.2 语篇研究源于语言学家对语言的研究

胡壮麟(1994: 6-15)将语篇研究的发展分成启蒙时期、开拓时期和巩固时期。在启蒙时期，强调从语段分析语义的Firth及Halliday都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语言意义。首创“语篇分析”这一术语的Harris也是语言学家，甚至被认为是句子语言学家(刘辰诞，1999: 13)。在开拓时期，Halliday提出正在使用的语言有三个纯理功能，即概念的、人际的和语篇的功能，语篇功能对其它两个功能有促进作用，使语篇能够根据语言的特点产生。在欧洲，语篇研究的代表人物有Van Dijk, Petofi, Rieser, Dressler, 等。70年代以后语篇研究进入了巩固时期，Halliday和Hasan(1976)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力作，Van Dijk的研究也引人注目。

从语篇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对话篇研究作出贡献的大多为语言学家，Geogakopoulow和Goutsos

就曾告诫人们不要否定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话篇研究的正面贡献，并指出这有助于阐述语篇研究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领域所特有的标志和特征(1997: IX)。语言学家研究语篇一般从语法介入，美国的Gleason就采用层次语法的方法进行研究，欧洲的语言学家也曾把描写句子的转换生成方法套置于描写语篇，(胡壮麟1994: 10-11)。由于侧重对话篇的语法研究，所以，他们的研究只能处理典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应付言语使用中的特殊关系。Halliday通过研究词汇语法系统的衔接成分来体现语篇功能，这算是与语言使用最接近的语法了，然而这种理论也是一种社会符号学的抽象理论(熊学亮，1999: 38)，他的研究仍然囿于语言学的框架之内，与哲学家对语言的外部语义的研究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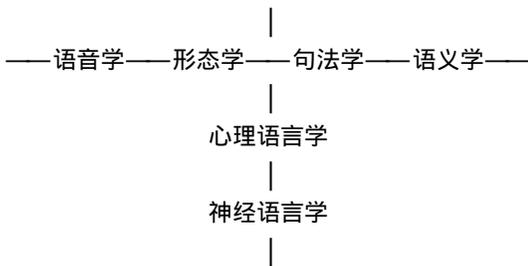
## 3.2 性质方面

### 3.2.1 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

关于语用学的定义，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可以说是繁多多样。从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到Searle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以及后来Grice提出合作原则并运用会话准则来产生会话含义，Levinson(1983)，Leech(1983)，Sperber和Wilson(1986)，维索尔伦的语言适应理论和综观论，真可谓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齐上阵，最终汇合在对语言运用的研究——语用上。在国内，钱冠连根据不同的语言文化升华出不同的语用原理这一命题，研究以汉语文化为背景的语用的策略与原理，提出语用学是人文网络言语学的观点。通观这些纷繁的观点，有一点需引起注意，就是语用学注重理论研究，试图归纳总结出一些对言语使用的研究起指导作用的原则、准则和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是如此，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亦是如此，关联理论和综观论更是如此。

这里以维索尔伦的语言适应理论和综观论来说明这一问题。维索尔伦认为语用学应定义为对语言(任何一个方面)的功能性综观(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n (any aspect of) language)。语用学综观论认为，语用学应该能够将语言学的特征(语言结构的任何一个层次上，而不是仅仅在语义层次上)和话语语境诸现象联系起来处理其协同性、变异性和适应性问题。在下面这个图表中，





语用学既不属于横向上的组成部分,也不属于纵向上的组成部分,而定义为一种综观。钱冠连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国家安全部门对所有人在所有地点所有时间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审视,但并不是都去管理与干涉,真正够得上管理与干涉的只能是违反国家安全的那一项(1997: 44)。语用学是一种功能性理论,对各个学科对语言应用研究起着宏观作用,而不在于包含那些基本分析单元或研究课题,甚至可以说语用学根本就没有什么基本分析单元(1997: 41)。不论是人类语言学家,还是心理语言学家,也不论是语音学家,还是语义学家,他们所能涉及的都在语用学的关照之内。他们之中,谁采纳了这个综观,谁就是在从事语用学研究。

### 3.2.2 语篇研究是一种语言应用研究

与语用学是功能理论不同,话语研究的性质则体现在它是应用语用学的理论对话语或篇章作的具体研究:它把语用学的理论应用于对话语、篇章的研究当中。Brown and Yule(1983: 27)在他们的话语研究专著 *Discourse Analysis* 中强调,话语分析家一定要采用语用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运用中的语言。Cook 在论述话语研究时也指出,语用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语言段与其存在的物理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情景联系起来的方法(1989: 44)。Van Dijk 也曾强调,篇章语言学事实上并不是指某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指把篇章作为主要研究目的的任何研究(刘辰诞, 1999: 11)。因此,语篇研究“不仅包括语言学各个传统层次上的分析,而且包括超句子层次的语篇组织和结构的分析,涉及语篇衔接、语篇连贯、语篇模式、语篇制约因素、会话分析中的对话特点、话轮交替、临近配对、话语修正等。”(戴炜华, 2000: 38)

### 3.3 对象方面

#### 3.3.1 语用学研究单个话语在语境中产生的含义

语用学研究话语含义,关于这一点,可以追溯到 Austin。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为解释言外之意提出了可行的方法。Grice(1975),Leech(1983),都可以认为

是在这方面的努力。除此之外,还有 Sperber & Wilson(1986)。他们认为,说话人提供的信息与听话人都有某种关联,与听话人现有世界的知识与假设发生某种相互作用。任何话语解释(交际中的推理行为)只有在其最佳关联状态才可奏效。关联理论把语用学当作认知科学的一部分,是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如何对话语意义作出解释。不论从那个角度出发,语用学研究的话语都是在一定的场合发生的话语,是“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何自然, 1988: 3)。如 Austin 研究的话语“ I name this ship the Queen Elizabeth ”是在把瓶子摔在圣坛上时说的(见 Liu et al, 1988: 434)。Grice 研究的话语 The weather has been quite delightful this summer, hasn't it? 是在一个茶会上有人说某夫人太老引起愕然后说的,所以产生了移转话题的会话含义(ibid, 525)。因此, Cook (1989: 44)认为语用学只是研究一个静态的层面上的话语意义,为我们提供的是“意义的快照”(snapshot of meaning)。

#### 3.3.2 语篇研究关注语境中言语的流动

语篇研究所关注的话语是言语应用中言语的流动, Cook (1989: 44)称这样的话语是活动中的影像(a moving film)。语篇研究所涉及的衔接、连贯、语篇结构、信息结构、话轮替换都表明,语篇研究所关注的对象是比话语更长的篇章或话语事件,它包括“一个以上的言语行为,有时是一个以上的说者,经常是一个以上的情景,而且,在一些情况下,要从多个角度观察”(Kasher, 1998: 343)。语用学和语篇研究在研究对象方面的差异可用下图表示: (Cook, 1989: 44)



关于研究对象,还要指出一点。钱冠连特别强调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日常话语。这可以是书面的实用语篇,但不能是文学语篇。文学作品中的对话与叙述,都不适合做语用学的研究对象(1997: 29)。而刘辰诞在论及篇章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时就包括了小说、戏剧中对话等口语化篇章(1999: 8),他的语篇研究“所用语料多选自文学作品中的对话”(1999: iii)

### 4 语用学与语篇研究的互动关系

虽然语用学和语篇研究具有各自的特点,但是,

二者也具有明显的共性。首先,语用学和语篇研究都是研究言语使用问题。这两门学科都是为着逾越形式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问题时所遇到的障碍而应运而生的。其次,这两门学科都对语境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语用学更注重言外语境(非语言语境),语篇研究偏重于言内语境(语言语境)。语用学和语篇研究之间这种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关系使得二者不是相互包容(如图1),而是相互兼容(如图2)。二者之间呈现出相互渗透的态势。这种相互渗透不是学科的渗透,如1999年7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包括语篇研究的内容(陈治安,文旭,2000)。语用学和语篇研究之间相互渗透的态势是二者之间存在的一种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理论上相互借鉴,内容上相互完善,目的上相互靠拢三个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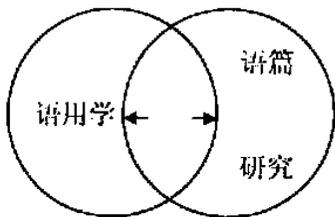


图2 语用学与语篇研究相互渗透的互动关系

#### 4.1 语用学与语篇研究在理论上相互借鉴

以往进行语篇研究要借助语用学的理论,而现在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研究言语运用的成果也不断问世。董宏乐、顾萍(2000)借鉴功能语言学提出的及物性理论,研究英语中五种掩饰动因的手段,从而揭示语言使用者(尤其是政客)使用这些手段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或意识形态。在这里,话语含义的研究不是从言语行为或其它语用学的原则和准则出发,而是借鉴语篇研究的鼻祖功能语法,体现出语用学理论和语篇研究理论在研究言语运用中相互借鉴,共同指导语言运用研究态势。

#### 4.2 语用学与语篇研究在内容上相互完善

早期的语用学(特别是言语行为理论)注重单个的话语研究。与之不同,当代语用学在内容上向语篇研究靠近,也将研究对象转向实际运用的序列的书面或口头语言,并致力于研究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Blum-Kulka, 1997: 38)。语篇研究也不再是仅仅关注语篇的构成方式,而是将语篇视作一种社会活动形式,关注语篇如何由社会结构来形成,反过来又如何构建社会结构。语用学在研究内容上从“单个话语”到“语篇”的转变,形成语篇语用学(ibid);语篇研究从研究“语篇形式”到研究“语篇与

社会”,形成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Fairclough & Wodak, 1997)。二者在研究内容上的相互完善亦体现着新的研究热点。

#### 4.3 语用学与语篇研究在目的上相互靠拢

语用学和语篇研究都试图通过各自的研究揭示言语交际的规律。在这方面二者都在向语言的社会功能靠拢。钱冠连(1997)提出的语用学就是人文网络言语学的观点,就体现出向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靠拢的倾向。钱发现,以西方语言为基础的语用学从“符号与解释人的关系”出发,研究言语的应用,掩盖了语言进入交际动态之后人与人的关系。在研究了汉语在汉语文化中的应用之后,他发现语境,附着于人的符号束与说话人的智力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对话语的理解和运用起着干涉作用。这就确立了语用学的社会成分,突出了人与人的关系在言语应用中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欧洲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也是在这方面的努力。以英语的人称代词为例,以往语篇研究只关注代词的连接功能,如Halliday & Hasan(1976)对人称代词连接作用的研究。随着对人称代词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家发现,政治家和他们的撰稿人对演讲中使用什么代词颇费脑汁:他们自己准备承担多大的责任;成功后他们愿意和同事分担多大的责任;他们有多大把握相信公众接受他们的观点;以及失败后他们自己准备承担多少责任?这些功能都要求代词来实现(Beard, 2000: 45-46)。这种对人称代词实际运用的研究,从社会的角度研究人称代词在实际运用中如何实施影响和进行自我保护,形成一种更注重研究人称代词社会功能的批评性语篇研究。语用学和语篇研究的作用正趋于一致。

#### 5. 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个著名的论点,叫做“一分为二”,就是说一个事物应该分成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这个“一分为二”不是均分,不是二一添作五,而是在确认其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分别考虑各自的特点。联系是绝对的,区别是相对的。共性是绝对的,个性是相对的。言语使用亦是如此。它包含着社会成分和语言成分。在研究言语使用的过程中,对其中一个成分在研究上有所侧重,可以构成语用学或语篇研究这样特定的学科,而对这两个学科的特点有所了解,既可以帮助我们做好本学科的研究工作,又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语用学和语篇研究的内在联系,更深刻地理解语用学和语篇研究相互渗透的倾向。

## 注释:

获得参加 DISCOURSE STUDIES LIST @ LINGUIST LIST.ORG 的讨论方法, 可访问 <http://www.linguistlist.org/list-archives.html>  
关于这些术语的细微差别, 可参考刘辰诞(1999: 8), 胡壮麟(1994: 2-3), 徐纠纠(1995: 16)。本文采用的“语篇研究”这一术语源于胡壮麟(1994: 3)。  
关于语境的分类, 虽然术语有所不同, 但趋于一致的观点是分为“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 本文采用的术语源自牛强, 陈林华(1999: 32)。

## 参考文献

- [1] Austin, J.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Liu Runqing et al *Readings in Linguistics* [C] Vol II Cehui Publications, 1988
- [2] Beard, A.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M] London: Routledge, 2000
- [3] Blum-Kulka, Shoshana *Discourse Pragmatics In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C] Van Dijk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7.
- [4] Brown, G. & Yule, G. *Discourse Analysi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5] Cook, G. *Discourse*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6] Fairclough, N. & Wodak, 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C] Van Dijk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 [7] Geogakopoulou, A. & Goutsos, D. *Discourses Analysis* [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7.
- [8]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Liu Runqing, et al *Readings in Linguistics* [C] Vol II Cehui Publications, 1988: 513-529
- [9]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 [M] Longman, 1976
- [10] Kasher, A. (ed) *Pragmatics: Critical Concepts* [C] Vol V. Routledge, 1998
- [11]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gman, 1983
- [12] Levinson, S. C. *Pragmatic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3] Liu Runqing, et al *Readings in Linguistics* [C], Vol II Cehui Publications, 1988
- [14] Sperber, D. & Wilson, D. *Relevance* [M]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6
- [15] Van Dijk, T. A. *The New Pragmatics In Kasher, A. (ed) Pragmatics: Critical Concepts* [C] Vol V. Routledge, 1998
- [16] 陈治安, 文旭 语用学研究在中国的新进展 [J] 外国语, 2000(1).
- [17] 戴炜华 语篇分析中的语言分析和篇际分析 [J] 外国语, 2000(1).
- [18] 董宏乐, 顾萍 英语中掩饰动因的手段 [J] 外语教学, 2000(4).
- [19] 范开泰 语用分析说略 [J] 中国语文, 1985(6).
- [20] 何自然 语用学概论 [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 [21] 黄国文 语篇分析概要 [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 [22] 胡壮麟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 [23] 廖秋忠 篇章与语用和句法分析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1.
- [24] 刘辰诞 教学篇章语言学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25] 牛强, 陈林华 语景新探——试论语言语境的解释和制约功能 [J] 外国语, 1999(2).
- [26]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 [M]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
- [27] —— 语用学的哲学渊源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a(6).
- [28] —— 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 [J] 外国语, 1999b(6).
- [29] 沈家煊 二十世纪的中国话语语言学 刘坚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C]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30] 田海龙, 苑春明 奥斯汀言语行为研究的缺陷: 原因及启示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增刊).
- [31] 徐纠纠 话语分析二十年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1).
- [32] 俞东明 语用学的哲学基础说略 [J] 浙江大学学报, 1998(2).
- [33] 熊学亮 认知语用学概论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收稿日期 2000-10-02

责任编辑 魏耀章